

● 大学书屋·词鉴赏系列

飞红万点愁如海

秦观精品词鉴赏

张旭泉 编著



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

大学书屋·词鉴赏系列

飞红万点愁如海

——
秦观精品词鉴赏

张旭泉 编著

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

BAV261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飞红万点愁如海——秦观精品词鉴赏/张旭泉编著.

—大连: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, 1998. 3

(大学书屋·词鉴赏系列)

ISBN 7-5611-1327-7

I. 飞… I. 张… II. 秦观-宋词-鉴赏 IV. 1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5646 号

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大连市凌水河 邮政编码 116024)

大连业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字数: 105 千字 印张: 6

印数: 1—5000 册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

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遆东敏

责任校对: 孙 玲

封面设计: 孙宝福

定价: 6.80 元

序 言

词，源起于隋代，发展定型于中晚唐，至宋而大盛，遂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学标志，与前朝之唐诗、后世之元曲鼎足而三，成为我国古典格律诗三座高峰之一，闻名中外，是“诗国”桂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
词，由于她与音乐的密切关系，人们曾称她为曲、曲子、曲词和曲子词。清人宋翔凤在《乐府余论》中说：“以文写之则为词，以声度之则为曲。”刘熙载在《艺概·词曲概》中说：“词曲本不相离，惟词以文言，曲以声言耳。”这些看法既说明了词与音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又说明了人们由于着眼于文词或音乐之不同，而产生了称谓的差异。

由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（尽管词发展到后来脱离了音乐而独立存在，但音乐方面的要求始终存在于词的创作中，只不过大大削弱了而已），决定了词与诗的区别和特点。其主要者有：第一，每首词都有自己的词调（即所谓词牌），以表示这首词在音乐方面的特定声情；每首词调，都是“调有定句，句有定字，字有定声”，即每个词调是有一定的乐句组成的，每个乐句又是有一定的字数组成的，每个字又是有一定的声调的，应平应仄，有些还要分阴阳、四声，都有严格而严密的规定，不能随意更

动。第二，除小令短曲之外，大多数词都分片，一般以分上下两片者居多，但少数的长调慢词，有三片甚至四片的。片，也可称为遍、段，都是演奏音乐的单位，后人则用来称谓词的分段。第三，每个词调押韵的位置都有严格的规定，一般来说，词中的韵位大都是音乐上稍作停顿的地方。由于各个词调在音乐节奏上的差别，停顿的地方自然也就存在着差别，不像律诗、绝句只是偶数句押韵那样整齐划一，因而词的韵位的疏密、位置，每个词调都有各自的规定。第四，词的句式大多都是长短句，这也是由音乐决定的。乐曲有轻重缓急，文词则与之适应有一字句、二字句、三字句乃至多字句，并以长短参差不齐的句式与之相适应。

从上面简单的说明中，可以知道词在音乐上亦即是格律上的要求是很严格的。这些严格要求并非追求形式主义，“戴着枷锁跳舞”。恰恰相反，也正由于有了这些，词才具有了独特的情意美、语言美和音乐美，她的这些本色，赢得了更多的读者，千百年来令人倾倒不已。如果没有这些限制和要求，恐怕也就不会有“词”这个文学样式了。一种文学样式，如果没有其固定的形式，这种文学样式也就不能存在了。我有一个久埋心底的想法：对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创造，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不能让她失传，而且应该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，方法之一就是：在文科院校中开设一门诗词格律的必修课，使文科学生懂得诗词的

基本格律，提倡有兴趣者写作；在非文科院校中开设一门诗词格律的选修课，听凭爱好者选学和练习写作，从而使这一文学瑰宝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丧失。

诗词相较，前人以“诗庄词媚”来概括，可谓得之。“庄”，来之“诗言志”的传统，“媚”，来之“词言情”的传统，可说各有千秋，不应互相排斥和强分轩轻。“庄”有“庄”的特点，“媚”有“媚”的长处，都可获得读者的喜爱。一般说来，词往往拥有更多的读者，究其原因，我觉得其中主要的一点，即是词的“媚”。惟其“媚”，她的形象塑造才更加鲜明突出，她的语言才更加华丽优美，她的意境才更具有个性……也就是说，词具有更强的感染力。词的创作史已经证明，“以诗为词”，在词作中加入更多的议论，或更多地板起面孔说话，是并不成功的。这也给我们另一个方面的启示，即在欣赏词的时候，不论是对婉约词，还是豪放词（明人张綖谓婉约词“蕴藉”，豪放词“恢宏”——见《诗餘图谱》），都应注意词的本身特点，去把握她的感情发展变化的脉络，如此才读得进去，读得深入。

词发展到中晚唐以后，尤其到了宋代，即名家辈出，佳作如云。这套小丛书，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，有婉约词，有豪放词，有才子词，也有才女词，可谓泱泱词作宝库中的精华。编写体例上，也力求深入浅出，以利于青年读者沿波讨源，在轻松愉悦的欣赏中能有更多的收

获。

本书编著者张旭泉同志，读硕士研究生时，师从著名诗人、教育家公木先生，专攻中国古典诗词，学养丰厚。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之后，十余年来一直在中国古典诗文这块沃土上耕耘，焚膏继晷，学业日进，教学之余，遂用数年时间，写成这套丛书。我与旭泉同志同处一个教研室，又从事同一专业，时时互相切磋观摩，深知他学有根柢，对他此举，深表赞同。出版社不以我老惫，邀我审读这套丛书，期铅刀供一割之用，因得先睹为快。在补苴罅漏之暇，写了如上的一些无关宏旨的话，不足名之为“序”，聊作开场锣鼓吧！

曲振泰

1997年10月于大连

前言

“词曲为文字中尤物”，有人这样说。

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千年的岁月如流水一般淘洗着尘世的泥沙，留下那些岩礁般傲然挺立的生命：李煜、苏轼、秦观、李清照。

他们的词篇将为此作证。

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”。必须承认，时隔千年，有些什么是大大不同了，这世界变化之快令人瞠目结舌；还有些什么却一如既往，毫无变化——我们依旧是这块土地上黑眼睛、黄皮肤的一群，我们还在这里生活着，还在这里爱着，我们也还有着同样的幸福或不幸福的理由。

托尔斯泰说：“所有的不幸都是爱的不幸。”透过纷纭杂沓的人生万象，千年词章里反反复复诉说的只是两个字：真与爱。

真与爱是词的魂，是词能够划过千年长夜击穿我们心灵的那道电光。一部词史就是爱不断走向真实的历史。词原本是流行于民间的诗体，从《敦煌曲子词》的粗朴吟唱，到苏轼、辛弃疾的举首浩歌，长于表达男女之情的词始而被正统文人拒之门外，继而是他们偷偷摸摸地创制，最后终于登堂入室，公然与诗分庭抗礼，蔚为一代文学大

观，这固然是词对正统诗歌的胜利，更是真实人性的胜利。

惟真与爱才不可抗拒。谁拒绝它们，谁便是在画地自狱。

当然，真与爱之外，我们所不能忘记的还有美，那专属于词的美。音律的美，意境的美，语言的美。美得令人心醉，却又不可言说，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这是另一种永恒。

李煜、苏轼、秦观、李清照等词人给我们留下的其实就只有这三个字：真、爱、美。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还有必要重温他们词章的缘故。

谨以此书献给爱词的朋友，并敬请斧正。

编者

1997年11月

小 传

秦观(1049~1100),字少游,一字太虚,别号淮海居士,扬州高邮(今江苏高邮)人。

他于宋仁宗皇祐元年(1049)出生在一个文化气息颇浓的乡宦之家。父亲秦元化是个读书人,师从当时知名学者胡安定,并在京师太学堂小有名气。

六岁时,秦观入小学,正式开始读书求学的生涯。这一年,父亲秦元化从京师太学游学归来,多次称赏太学生海陵人王观“高才力学”,也给儿子取名“观”,希望秦观能像王观那样用心向学,以期光耀门楣。但很遗憾,他没能看到儿子日后的成就,便在嘉祐八年(1063)去世了,那年秦观只有十五岁。

到了英宗治平四年(1067),秦观已十九岁,将及弱冠。这一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家庭,妻子是潭州宁乡主簿徐成甫之女徐文美。此后直至登科,他大致过着读书属文、漫游访友的轻松生活。这一时期的秦观,慷慨豪雋,强志盛气,充满着自信。他不只是吟诗作赋,还关注国事,尤其喜读兵书,写过一篇《单骑见虏赋》。他十分仰慕郭子仪、杜牧的为人,佩服他们的功业及才识,决心“回幽夏之故墟,吊唐晋之遗人”,渴望有朝一日能投身军旅,指挥千军万马,杀敌疆场,为

国家收复北方失地。和当时的许多文人一样，年轻的秦观被自己的热情深深鼓舞着，向往着早日“入世”，一展襟抱。

但是，现实的途径是他必须通过科举考试，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因此，他首先得在文章事业上取得成功。后来的事实表明，他的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

宋神宗熙宁七年(1074)，秦观二十六岁，对他来说，这一年具有纪念意义。当时，文学上已颇有造诣的秦观，偶然得知当代的文坛宗主是眉山苏轼，便想亲自登门，造访这位大师。恰逢苏轼从杭州赴知密州(今山东诸城)任，路过扬州。秦观预先在一座庙中，模仿苏轼的文笔题诗壁上。苏轼来到庙中，看到壁上诗句，大吃一惊，急问是何人所作。一位友人将秦观平日所作诗词几百篇呈给苏轼，他读后便叹赏道：那位在壁上题诗的，一定是这个年轻人了。自此二人结为神交。

三年之后，即熙宁十年(1077)，秦观亲去徐州拜访苏轼，并赠诗给他，两位并世才子终于会面了。此后，苏轼的命运便深深影响着秦观的人生道路。

元丰二年(1079)，秦观去浙东会稽一带省亲，正巧苏轼自徐州徙知湖州，二人便结伴而行，过无锡时，同游了惠山，和诗留念。又相会在松江，到吴兴，泊舟于西观音院，一起遍游诸寺，

十分快乐。秦观到了浙东后，听说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入狱，急忙渡钱塘江北上吴兴寻问消息。两人自此一别，直到六年之后才再次相见。

元丰五年(1082)，秦观应礼部试，没有考中。元丰七年，苏轼写信给王安石，将秦观推荐给他，称美秦观“行义修饬，才敏过人，此外博综史传，通晓佛书，讲习医药，明练法律”，希望王安石“少借齿牙，使增重于世”。王安石复信给苏轼，称赏秦观的诗“清新似鲍谢”，对秦观的出众才华非常看重。苏轼勉励秦观继续应试，并尽一切努力帮助他，使他在落第后能尽快振作起来。

元丰八年(1085)，三十七岁的秦观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进士。他因慕马少游的为人，特将自己的字改为“少游”。不久，他受命任定海主簿，路上又改派为蔡州教授。由读书而出仕，他的政治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

这时，北宋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元丰八年三月五日，神宗病逝，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，次年改号元祐，由高太后主持朝政。代表变法派的新党尽遭废黜，司马光、苏轼等旧党人物相继被起用。这对秦观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。

元祐二年(1087)，身为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的苏轼，以“贤良方正”向朝廷举荐秦观，但因遭猜忌者的反对，未蒙进用，秦观不得不引疾返回蔡州。

元祐五年(1090)，秦观再度应召至京师，除

太常博士，校正秘书省书籍。第二年，又从博士迁为正字。由地方官而及京官，他的境遇得到极大改善，更重要的是由于靠近权力中枢，使他年少时的那些梦想有机会得以实现。可是，宦海风波难测，他的升迁引起了敌党的嫉妒。当时朝臣分蜀党和洛党，两派争夺激烈。身属蜀党的秦观遭到洛党贾易的攻击，以行为“不检”罢去正字一职。直到两年后，他才从校对黄本书籍迁为国史院编修，授宣德郎。

秦观在京城为官三年，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光。他与黄庭坚、张耒、晁补之同游苏轼门下，相与唱和，极一时之雅，人称“苏门四学士”。四人中，秦观最为苏轼所赏识，他的诗文也常被苏轼“极口称善”。

元祐八年(1093)，信任旧党的高太后去世，哲宗亲政，旧党处于不利地位。绍圣元年(1094)，哲宗起用以章惇、蔡京为首的新党，旧党人物纷纷遭到贬斥。苏轼先是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礼部尚书出知定州，继而被贬到惠州，三年后又再贬海南儋州。由于苏轼的缘故，秦观受到牵连，出为杭州通判。因御史刘拯奏他“影附”苏轼增撰《神宗实录》，途中再贬到处州(今浙江丽水)，任监管茶盐酒税的微职。绍圣三年(1096)，又因写佛书获罪从处州被贬到郴州(今湖南郴州)。在郴州住了一年，又奉诏编管横州(今广西横县)。元符元年，朝廷再度下

诏，将秦观从横州徙至雷州（今广东雷州），特除名，永不叙用。那时的雷州人烟稀少，四季炎热，瘴气弥漫，是典型的蛮荒之地，生存环境十分恶劣。秦观预感到生命已临近最后的时光，给自己写下了挽词，序中说：“昔鲍照、陶潜皆自作哀词，其词哀。读余此章，乃知前作之未哀也。”

正当秦观陷入完全的绝望之际，政局再度变动，新的转机到来了。元符三年（1100）正月，哲宗病逝，十九岁的徽宗继位。同年五月，徽宗下大赦令，苏轼从海南量移廉州，途经雷州，与秦观会面。不久，秦观也蒙诏放还，结束了为期七年的贬居生活。

元符三年八月十二日，北归途中，秦观醉卧藤州（今广西藤县）光化亭上，溘然长逝，终年五十二岁。

文学史上，秦观是以词而著称于世的，他是宋代婉约词派的大家。其实，他的诗文也有较高的成就，只不过被词名所掩，较少为人所知罢了。秦观曾针对当时的内政、边防，写过不少经世致用的策论，表达自己的种种观点，颇具洞见，后人称赏他的这些文章“灼见一代之利害，建事揆策，与贾谊、陆贽争长”，可以看出他对国事的关注及其敏锐的政治嗅觉。他的诗作共有古近体诗四百余首，前期的诗作风格绮丽纤巧，时人目为“如时女步春，终伤婉弱”；后期诗作，因仕途屡经坎坷，感慨系之，所以风格突变，宋

代江西派诗人吕本中称：“少游过岭后诗，严重高古、自成一家，与旧作不同。”评价很高。

秦观的词传世有一百七十余首，其中有一百一十多首可以断定是他的手笔。他的词在当时就已赢得极高赞誉，据传苏轼因爱其《踏莎行》一词，特将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”二句自书于扇上，随时吟赏。“苏门六君子”之一的陈师道说：“今代词手，惟秦七、黄九尔，唐诸人不逮也。”足见他的词作是怎样名重当时了。

秦观的词以爱情题材居多，约占今传《淮海词》的半数。这些作品有的写与少女或歌女相悦相恋之情，如《木兰花》（秋容老尽芙蓉院）、《南歌子·赠陶心儿》、《望海潮》（奴如飞絮）等，抒写爱情体验；有的“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”，像《满庭芳》（山抹微云）、《虞美人》（高城望断尘如雾）、《浣溪沙》（漠漠轻寒上小楼）等，明写歌妓，暗中却将自己怀才不遇、官场失意的一腔忧郁寄寓到这些遭弃于世的妇女们身上，大有同病相怜之感。他的爱情词除几首旨在色情，流露出视歌女为玩物的不健康心态而外，大部分都是情真意切之作。如《鹊桥仙》：

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

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

它借牛郎、织女一年一度天上相见的神话故事，歌颂了坚贞的爱情，表达了作者超凡的恋爱观：只有经得起分离考验的爱才是真爱！即使今天，还有多少忍受着别离苦痛的爱侣仍然以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在互勉互慰呢？诚如明代沈际飞所评的那样：“（世人咏）七夕，往往以双星会少离多为恨，而此词独谓情长不在朝暮，化朽腐为神奇！”

秦观词作中的贬谪之作特别引人注目。这些作品寄寓了他深切的君国之思，个人理想幻灭的忧伤，生命深处的迷惘以至绝望。他的《江城子》大约写在离别京城之时：“西城杨柳弄春柔，动离忧，泪难收。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。……便做春江都是泪，流不尽，许多愁。”西城，指汴京西郑门外金明池一带，是一个著名的风景区，每逢三月上巳，人们常去游玩。秦观供职秘书省时也曾与友人在此地宴集。而今，身坐党籍，就要流寓他乡，当此离别之际，往日欢会的一情一景，无不历历在目，令他留恋不已。他在处州时写的《千秋岁》情怀转为深沉，这首词在深长的怀旧之中，透露出重回“日边”的渺茫，展示出秦观对宦途的绝望，因此而吐露出心底最伤感的悲音：“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！”此后，他一贬

再贬，到达郴州之后，他心绪空前低沉。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品《踏莎行》便集中体现出他的这种心绪：

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
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
暮。

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
重数。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
去？

此词蕴藉含蓄，意境深远。它抒写寄居旅舍所感受到的孤寂、凄凉，融以仕途的坎坷及理想的幻灭，道出秦观心中那难言之“恨”，沉郁之极。世人多言“词别是一家”，婉约之作更是只可言男欢女爱、离愁别绪，不可用它去述说君国大事，寄寓政治上的感怀，看来不免拘泥。

秦观的怀古、记游之作，也多有佳制，表达了他寄情山水、品题古人的超逸情致。众口皆碑的《满庭芳》（山抹微云），描绘了暮冬时节的江南景色，极富诗情画意。《望海潮》（星分牛斗）中，词人以满含赞美之情的笔触勾勒了扬州的辽阔地域，描摹出这座名城的美丽与繁华，并抚今追昔，批评了隋炀帝荒淫误国。《望海潮》（秦峰苍翠）中，词人赞美了越州山水，对范蠡、西施、兰亭、梅市、贺知章等古人古迹，表示无限的神往。这两首《望海潮》使人联想到柳永的同调